

許崇義先生著

中山演義

廣州國民書店印行

小歷史
說

中山演義

溧陽許慕義著

滬濱何頌巖評

第十六回 集同志英雄展手腕 赴邀約豪傑忽心驚

話說逸仙從香港畢業，回至廣州，見鄧弼臣聯合會黨疏通防營的事情，已經得手，此時倘若動起手來，先佔據了廣州作爲根據，再圖發展也，也可使得。但是既要舉事，第一件事情，便是軍械問題，現在同志，雖已不少，勢力極其雄厚；獨有這軍械一層，無從設法，非得預先置備不可。好在自己打從香港動身之時，已發電定了六百餘桿槍械，便命陳少白前往上海，從事搬運；其餘的各項軍械，還須補充，非有絕大的財力不可，打算親自往南洋羣島游歷一次，勸那些華僑捐助巨款，一有了錢，事情就容易辦了。

逸仙的主張已定，只因同志已有了不少，須要先將廣州香港兩處機關部安置好

了，再開一次會，把同志通統會集一下，宣布了辦事的次序，使他們各自安心。

等到軍火既齊，經濟充足，各項手續，預備定妥，再行發動，那就成了有系統的組織，不致和一盤散沙似的，不容易集合了。逸仙因為這事，所以這一天，在廣州的機關部，召集同志，特開一會，以研究進行的手續。

原來逸仙在學校將畢業之前，已組織了兩處機關；一處是香港，一處是廣州，都以行醫為名；賃了房屋，布置得極為機密。因香港比廣州，辦事較為便利，故把香港的機關，作為幹部，管部務的是派的楊衢雲黃詠商陳少白尤少烝；廣州的機關，作為分部，管部務的派的是陸皓東鄭弼臣程奎光史堅如及防營內的將校已經贊助革命的如邱四朱貴全等人；其餘的同志，却派他贊襄兩處部務，以匡不逮。逸仙自己借着行醫為護符，來往香港廣州兩處，總攬一切事務，這便是組織機關的大概情形。

這一次的開會，却召集在廣州分部內的，到了會期，各同志早已紛紛齊集，等

候宣布開會。不到一刻工夫，那管部務的陸皓東鄭弼臣已引導着轟轟烈烈震動全球的革命軍首領，我們中華民國的國父孫逸仙，到了會場上面，站立在正中的演講檯上；此時這極大的屋子裏，擠滿了許多人，却一個個現出很莊敬的樣子，肅靜無聲，連一根針落在地上，都可以聽得出的。就在這寂寂無聲的中間，逸仙在講檯上呵了一呵腰，向衆同志行了敬禮，衆同志也各自舉一舉手，向首領行了敬禮。

那些同志，也有素來認識逸仙的，也有祇聞其名，並未見過一面的，頓時之間，不約而同的有千百道眼光，齊齊的射在檯上，觀看那首領孫逸仙的狀貌；但見那逸仙生得狀貌魁梧，身材雄壯，英武的的氣概，有如軍人，額聳而闊，鼻準豐隆，兩額平正，雙目微陷，肩膀敏活，四肢靈便，一望去，很爲嚴整；就而與語，却又謔若春風；生成的兩道眼光，清澈照人，無微不燭；顧盼時神采飛揚，凝眸處如有吸力，那眉宇之間，似有一種威稜，咄咄逼人，立在演講檯上，不怒而威，凝重如山，令人對了他，自然生出一種敬畏之心。

當下逸仙在講壇，對着衆同志發出極洪大的聲音道：『我最親最愛的熱心共和投身革命的諸君呵！諸君每日每夜，所希望所夢想，時時刻刻所不能去諸懷者，非革命事業乎？諸君！革命事業，到了這會，已經要成熟快了，我們同志，正好趁這時機，伸出了英雄手腕，在東亞大陸，轟轟烈烈做一番大事業，驅逐胡奴，光復舊土，建立極偉大極文明的共和國。諸君呵！要知道極偉大極文明的共和國，不是很輕易能夠成功的，須要用代價去調換的；這代價是什麼呢？並不是金錢，也不是財寶，便是我們的熱血，我們的頭顱，我們的性命。我們要建立極偉大極文明的共和國，總要犧牲了生命去調換的。』講到這裏，那會場上的掌聲，如雷一般響起來。等到掌聲停止，逸仙又接續說道：『倘若貪生怕死，便不是革命英雄，便不是救國志士。現在南洋羣島六十多埠僑民，我都有信去給他們，得他們的回信，都不約而同的贊成我們，很肯捐助經費，只要我一去，就可以集得無數巨款，做革命的軍費了。我現在未動身之前，先和諸君會一會面，正所

以堅決諸君革命的熱心的。諸君呵！我想不到幾多時候，我們就可以直搗黃龍，痛飲那凱旋之酒了。今天我還要把幹部分部的職司，分派一下，諸君有了專職，就可以各司其事，不致散漫無歸了；但派職司的事情，不是立談之頃，可以派定的，我們且下了會場，互相商酌個辦法出來，我就放心首途了。」

說到這裏，剛要散會，忽見那管門的慌慌張張跑進來，向逸仙報告道：「外面有個洋人說『從上海來的，有機密事情，要面見首領。』我因他有機密事情，所以不敢回絕他，特來請示首領，還是見與不見呢？」逸仙聽了，很詫異道：「這洋人從上海來的，莫非陳少白有什麼事情託他來的麼？且待我見了他再說。」當即命管門的道：「請他進來！」管門退了出去。

不多一會，早引着一個外國人來到裏面，逸仙剛要迎着問他姓名，他已先開口道：「那一位是孫逸仙首領？」逸仙趨前和他握手道：「在下便是孫逸仙，不知光顧有何見教？」那洋人道：「我是法國教士，喚做摩爾肯，也是個民黨，所以

很贊成你們革命的；——在上海和貴黨黨員陳少白會見過的，所以知道貴黨的宗旨很純正。今天特地來報個信，貴黨所運的手槍六百多桿，已被海關發覺，查封了去。陳少白雖未被捕；但是人也不知去向。我因為陳少白沒有影蹤，恐怕貴黨冒昧舉事，那就吃虧了；所以從上海特地趕來報個信的；現在信已到了，我的責任完了，我還有事情要趕回上海去呢。我們再會！」說着，又和逸仙握了一握手，掉轉身來，頭也不回，揚長而去。

逸仙聽了摩爾肯的報告，不覺呆了一呆道：「這批軍火，竟被海關查了去；但不知陳少白究竟何往？既未被捕，如何不見影蹤呢？我想這事，總要找到了陳少白，方有頭緒，不知那一位同志，願往上海去一趟？」逸仙語聲未畢，早有一人挺身而出道：「我願前去打聽陳少白的下落。」逸仙瞧那人，却是楊衢雲，便道：「你去也好，找着少白，立刻打個密電來，以安衆心；可和少白說，叫他也趕緊回來，料理別項事情罷。」衢雲答應了一聲，自去預備動身。這裏逸仙自和

衆人辦理兩處機關的事務，我且暫按不提。

單說那陳少白去搬運軍火，怎麼被海關查出？他的人又連影蹤都沒了呢？

原來少白奉了逸仙之命，匆匆來到上海，便將行李下在名利棧裏，依着逸仙的囑咐，找到了祕密辦軍火的人，兩下遞了符號，彼此不錯，方才問他東西可到。那人答道：『還要消停兩日；——因為現在關上檢查嚴密，不易進來。』少白聽說還要消停兩日，便將住的棧告訴了他，託他辦妥當了，給個信到棧房來，自己好來接洽。那人連連答應，少白就告辭走了。

少白行至半路，恰恰碰見教士摩爾肯；那摩爾肯從前曾在香港傳教的，所以和少白認識，並且兩下裏十分要好。現在邂逅相遇，自然要叙談一會，摩爾肯使同了少白，到名利棧互相談心。少白知道摩爾肯是法國有名的民黨，生平極贊成革命，所以並不瞞他，便將自己來此的任務，和黨中的宗旨，及現在的情形，一齊告訴了他。那摩爾肯聽了果然很敬重少白，說：『你是中國一個有志之士，佩服得

很！』格外的親熱起來，約少白明天到他的寓處玩耍一會，少白答應了，他方才歡歡喜喜告辭而去。

少白送過了摩爾背，在棧內無甚事情，因想長久未到上海，何不出去閒逛一番。遂即換了衣服，步出棧房，到福州路一帶，兜了個圈子，順便喫了一頓大餐，方才回轉棧房。獨自坐着，看了一回書，很覺得寂寞乏味，正想到帳房裏去閑談，以免寂寞。忽見茶房擎着一張名帖進來說道：『有個朋友，派了馬車前來相接，說是「立刻等着有要事商酌」；』馬車現停在門前候着哩。少白聽了，暗中想道：『我從前在滬，雖有幾箇朋友；但是此番前來，並未通知，他們怎麼會有馬車來接我呢？』心內想着，便把茶房擎的名帖，接過一看，見是祕密代買軍火的朋友。當即想道：『原來是他，既說有要事商酌，又派馬車，莫非軍火已經運到麼？這倒不可不去的。』遂即收拾了一番，命茶房鎖上門，走到旅館門前，果有一輛轎式馬車，停在那裏。少白出來，車夫便將車門開了，請少白進去，少白向車

夫問道：「你是某人派遣來的麼？他現在那裏？」車夫點頭道：「不須問得，到了那裏，自然知道，請上車罷！」少白見車夫如此，以爲是謹守祕密的緣故，便不多問，將身進車內坐着。那車夫把車門關上，碰的一聲，已是落鎖，跳上車轅，將鞭兒一揮，那馬早放開四蹄，如電掣風馳的飛奔而去。

其時天色已在黃昏時候，街上雖有電燈，照耀得如同白晝；無奈少白坐的車內，却是四面遮沒了的，車中一些亮光也沒有，竟同黑世界一般。少白心下狐疑道：「這車好生奇怪，怎麼四面遮沒，不使人瞧見外面呢？莫非有什麼不測之事麼？」心上想着，便用手去推那車門，要問那車夫，究竟駛往何處。那知車門已鎖，任憑如何也推不開，少白此時方知落了歹人的圈套，心中十分着急。未知這車夫將少白載往何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寫中山組織機關，已入實行革命時期；而革命勢力，亦漸至澎湃的時代；作者文筆，亦漸從平淡而進于熾赫境界，其寫中山對於黨員之演說，何等光明

正大！何等強毅剛正！然却是對黨員演說之詞，不能移至他處，于此可見作者文筆之無往而非宜。至于摩爾肯之報告，陳少白之身坐奇怪馬車，皆寫得迷離倘恍，無從測度，吾于是歎文章之變幻無窮矣。

第十七回 陳少白誤入哥老會 畢嘉銘詳敘秘密社

話說陳少白坐在馬車裏，見四面都用黑幙遮掩，一些光亮也透不進來，心下好生詫異，便想推開車門，向車夫詢問；那知車門已經上鎖，莫想推得開來。少白方才着急道：『不好，這必是歹人前來捉弄我的，我此時已上了他的圈套，料想叫喊也是沒用的；他們既有意來騙我，必定布置得十分周密，既然自不小心，乘坐了他們的馬車，只得聽他拉到那裏去了；且等到了那個地方，看他們怎樣的擺布我，那時看事行事，見機而作，再圖脫身之計罷。』少白胸中有了主張，倒反處之泰然，絕不驚惶，一任車夫趕着車，向前奔駛。

行了半日，方才覺得車已停止，只聽得有人問道：『來了麼？路上可曾有什麼阻碍？』遂聽得車夫答道：『我依着首領的話行事，果然絕不疑心，就上了車，一直到來，路上並沒阻碍，也沒聽他叫喊，很安穩的就到了這裏。』那起先說話的人又道：『首領吩咐一到這裏，就請進去，你可開了車門，請他出來！』

這句話剛才說畢，已聽得車門呀的一聲開了，車夫很恭敬的站在一旁，扶少白下車。少白到了此時，也顧不得什麼，料想不下車，也是不行，樂得爽爽快快地出來，免得現出胆小的樣子，被賊人瞧不起。當下並不作聲，舉步跨下車來。這時正在半夜裏，也瞧不出四周的光景，和什麼地方，但見一座很高的洋式房屋，馬車停在鐵門內的草地上；有個人掌着燈，在塔前立定，見少白下了車，便將燈提前着，口中說道：『陳先生來了，當心着！這裏是初次到來的，乃係生疏地方，請跟隨我走罷！』說着，提燈在前引導。少白並不開口，便隨定那人走將進去，曲曲折折，經過了好幾處地方，來到一間房屋之前，那人便止了步，用手在門上

輕輕的敲了兩下，裏面就有很洪亮的聲音說道：「來了麼？請進來罷！」那引路的人，便讓少白進去。

少白至此，已屬無法可想，知道難以脫身，倒反放大了胆，將死生置之度外，現出一種很從容的樣子，步入室內；只見裏面祇有一個身材高大相貌魁梧的人，坐在那裏，見少白進來，便立起身含笑相迎道：「今天能得少白先生光降，真是意外的幸事，若不是兄弟借着他人的名字，小施狡詭，恐怕無論如何邀請，也不能得大駕降臨此地。但是少白先生不要誤會，兄弟相請前來，並非歹意；不過有件緊要事情，須和先生商酌，深恐先生不肯屈尊，所以冒了人家的名字，派遣馬車迎接，免得多費周折的意思，此處毫無危險，儘請放心就是了！」少白聽他如此申說，知道不是虛言，遂即正色問道：「你既有事商酌，何不光明正大的約我前來，因何做出這樣鬼鬼祟祟的行徑，令人生疑呢？況且我與你素昧平生，毫無瓜葛，有什麼事和我商酌？就算有事商酌，現在我已到來，儘管說將出來，不要做出假惺惺

的模樣，又施那詐欺手段。須知我不是那些貪生怕死的人，有什麼事情，從速講來！」那人又陪笑說道：「這事情說來很長，不是可以立談的，且請先生坐了，容我細細的奉告。」

一面說着，一面讓少白入坐，少白也不客氣，便在上首坐下，那人也在少白身旁坐定，開言說道：「我在未曾商酌事情以前，先將姓名及來歷，告訴了你，這件事情，方才有個頭緒，可以商議。」少白道：「既是如此，你何不將姓名說來呢？」那人道：「我姓畢，名喚嘉銘，我的來歷，說將起來，先生也應該有些知道，那長江一帶轟轟烈烈到處傳名的哥老會的首領，便是我畢嘉銘。」少白聽了，不覺暗暗吃驚道：「原來他就是赫赫有名的畢嘉銘，我也久已聞得他的聲名，聽說他在哥老會內很有勢力；那長江一帶的水陸英雄，沒有一個不欽佩他的。今天忽然把我弄到這裏，不知有何事故。如果沒甚歹意，也就罷了；倘若安着不好的心腸，我今天恐怕難以安安穩穩的出去哩。」

少白心裏雖然吃驚，而子上却一些不露出來，仍舊很鎮靜的向畢嘉銘道：『你原是哥老會的首領，畢老英雄，我雖沒有到過長江一帶，却很聽人傳說你的聲名，心下很是仰慕，不想無意之中，竟能會見，真是三生大幸了。只是畢老英雄，邀我到此，究竟商酌什麼？請你快快言明，以釋疑懷！況且我還有要事，亟須回棧料理，不能多延時刻，尚祈原諒！』畢嘉銘笑道：『我久已說過此處，絕無危險，先生尚有什麼懷疑呢？至於所說的要事，我也知道果然是件任大責重的事情；但是你今天已和來手的人，接洽過了，尚有兩天的濡滯，時間很從容着呢，何必這樣性急！在此多坐一會，有何妨碍？』

少白聽得這幾句話，心下更是吃驚道：『怎樣我日間所做的事情，他已經知道得這般清楚，照此看來，這人的神通不小；料想我奉了黨裏的命令，前來搬運軍火，他也必定知道的了，此事倒有些棘手哩。倘若和他有什麼說不來的地方，只要把這件事情宣揚出去，就足以制我的死命了。我的一身，固是不足惜的，拼着一

條性命來結交他，並沒什麼要緊；但是對於黨務，却關係非輕，這便如何是好呢？

『心內一着急，未免就現出一種很躊躇的神氣來。』

畢嘉銘是何等有經歷的人，一見少白心內吃驚，他早知其意了，便安慰少白道：

『我也是和先生一樣的，都是門檻當中的人，雖然支分派別，究竟同歸一途，決不至於把先生的真情宣揚出來，反去招惹這些貪官污吏，前來殘害同類；況且要商酌的，就是和貴黨聯絡一氣，以便進行的事情；既要和貴黨聯絡，斷無破敗的舉動，這總可以信得過了。』

少白見畢嘉銘說要和本黨聯絡，以便進行，真是喜出望外，忙問道：『畢老英雄要和我們聯絡，不知是何意見，可否將尊意略說一二呢？』畢嘉銘長歎一聲道：

『你要知道，我所以願和貴黨聯絡的命意，先要知道我們哥老會的來歷，你可知我們這哥老會，是如何發生的麼？』少白連連搖頭道：『這却不得詳細，貴會究竟如何發生，須要請老英雄指教了！』畢嘉銘道：『常那明朝末季，流寇李闖，直

搞北京，把明朝的懷宗皇帝，生生逼死；那開門揖盜的吳三桂，把滿人引入關中，不費吹灰之力，便把漢人的錦繡江山霸佔了去，不但自己佔據了君位，還要硬逼着漢人剃髮易服；這時候漢人當中，爲着保護頭髮，反對滿清的志士，真是不計其數，便是開關亡命，糾集了忠臣義士，共舉義旗，要想恢復明朝，至死不服滿清的人，也很多的。這不服滿人恢復明朝的人，當中要算延平王鄭成功最爲利害，他佔據了台灣地方，和滿清反抗，一直打到南京，很有可以恢復的機會。無奈天意亡明，偏出了許多爲虎作倀的漢人，替滿清效力，以致延平王一敗之後，不能復振；雖然據着全台的地方，究竟區區一隅之地，難以抵抗全國之兵，他自己一想，年紀已老，回顧後嗣，又沒有繼起的人，知道天意難回明社，到底不能恢復的了。但是他自己雖不能恢復明社，革命的事業，總要希望後來的人，能夠繼續進行，那就無論他在百年千年以後，總有推翻滿清，重光漢朝的機會。倘若及身既不能成功，又不能預先下一粒革命的種子，這個希望，不是完全斷絕了麼？因此就組織了一些